



愚之得一

慈悲與哀愁

林文義

評介「我生、我愛、我死」——圓空大師傳記

一個傳奇的人物，一個以木刻普渡苦難衆生的苦行僧；圓空，在他充滿坎坷與憂傷的一生，他的內裏包含的是什麼呢？成爲一名沿門托鉢的僧侶，並不是圓空最初的心願，他之成爲佛門弟子乃是爲了討生活——在「我生、我愛、我死」這本書的前半部，岸宏子筆下的圓空和尚是個可笑而又迷糊的小角色，爲了求得三餐溫飽，圓空到處替人唸經超渡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口裏唸的是那一門經？

圓空甚至暗戀着一個部落的年青女子，那個流浪的部落的族人，擅長於木刻藝術，圓空對於木刻的啓蒙可說是那個女子所導引的，而圓空竟因爲戀人的不告離去，反而感傷於自己卑微而哀傷的身世，而嘗試以木刻作爲一種生命的排遣，以及嘗試藉着木刻來遺忘那令他魂牽夢縈的戀人——圓空和尚，一個對愛情充滿憧憬而又受苦的心靈。

尼僧像——傳說中國空——生至死的戀人



圓空自雕像



在「奪佔安國寺」那段裏頭，讀者可以興趣盎然的看到圓空爲了奪寺安身而鬧出的大笑話，但在笑聲裏，讀者應該是兩眼含淚的——一個飄泊半生的窮和尚，年近四十仍是身無片瓦，圓空祇求一小處棲身之地而已呵！多麼悲涼而又令人感傷的，而圓空，他仍然逆來順受，在他內裏，悲哀的祇是對於亡母的深切悼念。

那個部落的女子，長長及腰、撩人的黑髮，名叫枝耐子的女人，將圓空真純而羞赧的感情玩弄於股掌之上，她是圓空一生永遠難忘的戀人，而她是殘酷而又尖酸苛薄的。最後，當圓空和尚在枯樹裏圓寂之時，她出現了，已是醜陋而又邋邋不堪的老婦人，尖聲哀號，叫着圓空的名字，最後死在圓空繫身的枯樹前……在那一刻，圓空在逐漸走向圓寂的路上，他是否聽得到枝耐子懺悔的哀號呢？那一刻，圓空枯槁而蒼老的臉上是否掛着最後的清淚呢？

圓空在體認到人世廣大的苦痛之後，他澈悟，他真正明白一個佛門弟子的重職大任，普渡苦難的衆生。他開始雕刻佛像送人，不停地刻，不停地送，他的佛像事實上包藏着佛無限的慈悲與救贖了。他祇是默默地刻着佛像，從不拒絕前來求助於他的人們，甚至於連昔時，最看不起他們母子的人們。作者岸宏子在描述到圓空童年的那一段故事，是全書中最爲令讀者感動而淚下的：圓空在童年之時，與母親在赤貧裏相依爲命，圓空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誰？他是個村民鄙視的私生兒。從小，在村民的譏嘲及咒罵中，默默地，哀傷的存在着……圓空

的故鄉每年都鬧洪水，洪水一到，屋宇、牲畜、田地都被淹沒，村民慣於羣聚於一座高出水面的小山，期待洪水退去，而小山永遠是容納不下那數量頗多的村民的，往往有一些地位較卑賤的，被擠在及胸的洪水中——圓空的母親總是站在最低處的，而她忍受村民們的謾罵、侮辱，將幼小的圓空拚命往高處送，而自己甘於被泡於滾滾的洪水之中……就這樣，母親最後仍逃不過洪水的威力，被巨大的水流沖走，而誰也不加以營救，視她比畜牲還要不如！圓空成為孤兒，而他也終於離開了故鄉，他的哀愁，就像奪去母命的無情之水般地，綿長的延續於他不幸的一生之中。當故鄉再遭洪水之時，圓空回來了，回到數十年不見的故鄉，為來看看亡母的草墳；而村民們的鄙視仍如昔日，圓空靜坐在破廟裏，雕着佛像，而最後，竟以他手刻的佛像，奇蹟地阻退了萬馬奔騰而來的巨大洪水，村民澈悟了，要為圓空的佛像（佛像臉顏若圓空母親）建廟，要圓空留在故鄉，但圓空淒然而冷漠的離去，雖是故鄉，仍是一片傷心地，但圓空普渡衆生之慈悲由此可見。

圓空和尚為日本最富奇性之木刻大師，在他一生的歲月裏，刻過數萬尊的佛像，為苦難的衆生祈福，多麼悲憫而又偉大的心懷；在他自己的生命裏，圓空一直是個悲劇人物，飄零流離，孤獨而又遺世的，帶着懷母的淒傷，走着漫長的迢遙路。而在他為苦難衆生祈福時，自始，他不會想到自己；圓空，佛家的慈悲與他內裏深切不去的綿長哀愁，在作者岸宏子的筆下，那麼令我們讀之動容的。

「我生、我愛、我死」圓空大師的傳記故事，以小說型態寫成，由臺北長鯨出版社印行。裏面最珍貴的，是附有數十幀圓空大師的木刻作品相片，由我國木刻家朱銘先生作序，朱銘推崇圓空大師的木刻是「天下第一人」。在那些作品裏，簡潔而又饒有韻味的刀法，再再告訴我們：圓空大師不獨是一個慈悲的佛家弟子，更是一個卓越而又虔真的藝術大家；而「我生、我愛、我死」這本極富深度的傳記小說裏，給予我們的心靈顫動又豈止這些而已？